

冷漠型·缺德型·鬼混型·诈欺型·玩乐型·放荡型·虚无型·自毁型



些丑陋的大学生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某些丑陋的大学生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令人向往的大学校园里不都是阳光灿烂，还有暗角。

“天之骄子”们的言行也并非尽善尽美，还有丑陋的一

面。

请看书中所描绘的放荡的一群；鬼混的一群；缺德的一群；自毁的一群……

诚然，他们仍是少数。

某些丑陋的大学生

三墨 等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）

京安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31千字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000册

ISBN7-5059-0727-1/1·487 定价：2.05元

现在的大学生流行什么？

如果你是大学生

你会惊觉——大学还有你不知道的暗角

如果你对大学还有憧憬

你会知道——如何踏出慎重的第一步

谨以此书献给

所有的大学生及对大学还有憧憬的青年
朋友

大学生，别生气！

三 墨

“丑陋的大学生”？太令人愤怒了！怎么可以这样丑化大学生？当然大学生也有不好的，但那只是极少数极少数而已，叫做“一个丑陋的大学生”还差不多，怎么可以这样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破坏了清纯、健康、明朗的大学生的形象？……

看到“丑陋的”三个字，难怪“大学生”会生气。可是大学生不都看过“丑陋的中国人”吗？怎么就不生气呢？难道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？如果中国人可以丑陋，大学生为什么不可以？大学生不都看过“野火集”里面的“幼稚园大学生”吗？怎么还是喜欢龙应台呢？难道被说成幼稚园生可以，被认为丑陋就不可以吗？

所以了，大学生实在没有什么生气的理由，何况这里还加了“某些”两个字，并没有说“全部”，只要相信自己不是丑陋的大学生，就不必为别的丑陋的大学生而生气了；无故动怒，是有失大学生的风度和修养的。

那么到底什么样子的大学毕业生称得上丑陋呢？

第一种是冷漠型的，除了自己切身的事之外，其他大至国际现势小至校园活动，一概“不关我的事”！

第二种是缺德型的，偷、骗、赌、赖……什么小坏事都

干得出来，而且绝对编得出一套理由为自己辩护。

第三种是鬼混型的，书是绝不好好念的，“进来由你玩四年，出去无三小路用”，纯粹是蹊课一路蹊到毕业。

第四种是诈欺型的，书不会又怕被当，那就只好使尽各种手段拿分数，有足够资格获得“诺贝尔作弊奖”！

第五种是玩乐型的，反正有学校鼓励、家长纵容、同学热心参与，只要有钱，永远都可以玩得天昏地暗。

第六种是放荡型的，大学生嘛当然要开放一点，超友谊何妨，同居也没关系，反正打胎又花不了多少钱……

第七种是虚无型的，沉沦在欲望的深渊之中，既得不到快乐又无法自拔，像行尸走肉一样毫无人生的目标。

第八种是自毁型的，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或是想要什么却偏偏又得不到，只有毁灭自己来“报答”世界。

还有其他种种奇型怪态，不胜枚举。

这样的大学生多不多呢？大家心里明白。这样的大学生算不算丑陋呢？人人无话可说。为什么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里面，却有这么些害群之马、甚至是“害马之群”？如果大学生真要生气，该为这些丑陋的同类或自己而生气，而不是为了被踩到痛脚而恼羞成怒吧！

别生气，大学生！丑陋的又不只你一个。

目 录

大学生，别生气

三 墨

□班代表

保 真

在漫天海报纷飞，满园狂热澎湃的时刻，有一群看似愚拙、看似冷漠的同学，他们正默默地坚守着校园的最后一个据点……

□捉放贼

张大春

树丛里忽然有个影子站起来，又立刻伏下去。
跳上小路，我抡起棍子：“滚出来！”

□狩猎图

古蒙仁

伊的那两支特别纤细柔软的脚掌，以着一种猫捉老鼠的步法，无声无息的掩进教室时，总会适当的造成一种特殊的音响。……

□再来一碟猪头肉

林双不

整个教室被浓浓的恐怖气氛网住，大家都提心吊胆，连稍微伸伸腿或抓抓背都格外小心，倒是不断地有人掏出手帕揩脸上和手臂的汗。

□朦胧淡月云来去

詹玫君

望着场里的人，仿佛观赏一幕戏，一幕正如火

如茶上演的戏，朦胧中，她是观众席上唯一的观众，漠然的领受那距离外的狂野和热力。

□ 舞变

苏 菲

舞台上的人群早随着音乐更迭过好几回，我空茫茫望着明灭的雷射灯影，轮番在眼前流动着，机械化地一闪一烁撞击着我的心。

□ 回家

罗元辅

我确信自己曾对某些意识型态忠诚有加，但面对现实人间生活，却飘渺如一棵风中的树，我到底真是个人，或只是一株倒影？

□ 当风起时

丁亚民

无尽的风猛烈的直往车内扑，窗外飞碎的流光，慌乱乱的过去了，过去了，直甩到天边，是几粒星仔在蓝空里闪亮。

反省吧！大学生

三 墨

都是天之“骄傲”子

三 墨

“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”，这句话真不知是褒是贬？

由于升学压力造成的恶性竞争，一个即将参加联考的“准大学生”就已经是天之骄子了。除了念书考试，真是天塌下来了他都不管，地球在底下运转，世界在外面动乱，他却连报纸都不看一眼（除了为加强作文实力背几篇社论以外），父母小心翼翼的侍候他，连倒杯水都舍不得让他自己来；老师只要他能考上大学，恨不得跪下来捧着……就这样“三千宠爱在一身”的他考上了（不幸落榜的悲惨就不必讨论了），于是又制造了一个自私、冷漠的大学生！

他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，所以看不起任何人；他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对其他事都不关心；他甚至认为整个世界都应该为他哭为他笑，都应该匍匐在他脚下……所以你在校园里很容易看见一个个孤独的（没有人够格和他做朋友！）冷傲的（有什么值得他多看一眼？）大学生，他们象荒野中的一匹狼，默默的来，悄悄的走：国家大事？关我屁事！政府官员是干什么吃的？社会风气？又关我屁事！人心败坏是无知大众的事，我可是高级知识分子。校园活动？跳跳舞烤烤肉是可以，但最好是都安排好了请我去参加，要我出钱出力那就免谈！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，譬如……譬如打牌

啦什么的。至于身边的人？唉呀还不都是一些凡夫俗子，除了让我抄抄作业、考试时PASS一下，真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用？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考进来的，大学生嘛，起码要有我这种水准，什么水准？譬如手上抱一本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”啦？怎么样？正点吧！

当然他也不完全是冷漠自私的，譬如他偶尔也会去编编系刊班刊毕业纪念册什么的，尤其是印刷厂答应给回扣的时候；譬如有时候他也会发挥爱心去参加幼幼社或者山地服务团，尤其是社里有一位长发女生或者这次要服务的地方风景优美；譬如有时候他也会对民主政治国家前途慷慨激昂的发表一番高见，把他刚刚在政论杂志上看到的都搬出来，然后很超然的置身于两党之外，傲慢的下个结论说“反正政治就是很肮脏的，哼。”譬如他也会严厉的抨击教育体制不良、学校政策失当，教授的才学更是大有问题——尤其不该把才华横溢的学生（当然是指他自己！）当掉……凡此种种，都可见得他还是不愧为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大学生。

有理想，也有抱负，只不过少了良心。

班 代 表

保 真

这是一间空荡荡的教室，说它空荡荡吧，似乎又不太妥当，因为室内并非空无一物。四十来把椅子排在室内，中央两排约莫有五六把椅子很不调和地围成一圈，在那一圈椅子的四周地上有几支烟蒂，几张揉成一团的草稿纸，还有一角桔子皮，似乎有几个人刚在这儿坐过。

教室后面角落中有一个蓝色的垃圾桶，想必是“吃”得太多了，因为它的盖子微露出一条缝，隐约可看见一角塑胶袋露出狭缝。

黑板倒是擦得挺乾淨，但粉笔沟中积满了粉笔灰，白的、黄的、红的，黑板旁边的墙上有几道板擦印，也是白的、黄的、红的。板擦印上方贴着厚厚一叠“布告”，最上面一份是一张裁得很不整齐的白报纸，纸上有两行钢笔字，在门窗紧闭又未开灯的教室中显得模糊不清，第一行字是：

“一、期末考采取联合考试方式，各科考试时间及试场公布如右。”

第二行字是：

“二、请各位同学自行寻找最佳伙伴。”

在那张纸的左下角赫然四个小字：“班代表启”。

直起半弯的腰，把那湿漉漉的雨衣雨帽从右手换到左手，我开始走出大一教室，走出空无一人的系馆，大厅中只有我那浸满水的胶鞋发出“叽”、“叽”的声音。雨已经停了，我走过一丛丛七里香和威氏铁苋，可能在我的嘴角上浮着一抹微笑，因为我记得四年前，当我刚踏入这所万千学子梦寐以求的大学时，第一个映入眼帘，进入耳膜的专有名词便是——班代表。

新鲜人

那年我刚考入这所宛如植物园的大学，大学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便是“自由”，太自由了，也许该说：“自由得一塌糊涂。”连教官都是“彬彬有礼”，记得二哥每次寒暑假回家总要抱怨他们的学校“简直象军校一样”，要是二哥知道我连新生训练都敢不参加，恐怕也得气炸了。

真的，我们是八方考生中的胜利者，更是胜利者中的幸运儿，是天之骄子，所以我连新生训练都不参加，在白干层下的草地睡了一个痛快觉。第二天早上挤进礼堂去瞧了瞧校长，因为听说下次再和校长见面恐怕是在毕业典礼上了。依照我的个性，再加上毕业时的大暑天，会不会参加毕业典礼还是未定之数呢，所以我“很够意思”的听了校长在新生训练时的欢迎词。

正因为如此，直到新生训练的最后一节课，我还没交上几个新朋友，早有一帮住在宿舍中的同学已称兄道弟起来。最后一节课是“选举干部”，地点在系馆视听教室。

二年级的班代表走上讲台，他是新生训练期间的辅导员。阶梯教室中常常使得站讲台的人自觉渺小，但我猜李国辉却没有这种感觉，他双手扶着桌沿，口气中稍带自傲的

说：

“各位同学，这一堂是我们新生训练的最后一节课，当然啦，进入本校的同学绝对都是一流的，进入本系的同学更是一流中的一流人才，本系在学校的历史也很久了，不过无论师资和设备都是最好的，一直在进步，在进步。”

接着说了一句“总而言之”的结尾语：

“好啦，我想这些话在这两天里一定听多了，我们接下来就是选举班代表，嗯——提名三个选两个好不好？”

教室中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，新鲜人干新鲜事怎么会有人说“不好”。骚动过后，几十对眼睛又巴巴的注视着李国辉，这时我悄悄地用手肘撞了撞邻座的同学，小声说（虽然在高中时也不是什么循规蹈矩的好学生，但在此刻似乎那种怯生生的感觉又流露了出来）：

“你认识几个人？”

有几个是同班，有的在成功岭同连，不多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你还比我好呢，放榜的那天我就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挂单在本系了，报纸上的名单被我来回看了好几次，一个熟人也没有。”

这时李国辉又说：“来啊！开始提名了，快点吧！”

兀地冒出一句“李东原”，李国辉马上接着说：

“谁？谁？谁讲的？唉，请举手好不好？”

“李东原，就是这位。”

我转过头来看谁在讲话，是一位穿黑色翻领毛衣的浓眉大眼男孩，他就坐在我后面一排椅子上，后来我才晓得他叫吴志远，高雄人。他右手正拉着邻坐一位同学的手肘，那同学嘴里连声说：“不要啦，不要啦。”

李国辉翻着新生名册，对照着黑板上写下“李东原”三个字，转过身来笑着说：

“好，第二位，还有哪位提名？”

台下忽然沉默下来，忽然有转笔的、有挖鼻孔的、有抱头沉思的、有小声聊天的、有翻弄着新生资料袋的……但没有人接着提名。

李国辉很觉尴尬，笑了笑说：

“也许大家还不太熟，”停了一下又接着说：“昨天下午‘彼此认识’时，我没有想什么游戏来让大家互相认识，一方面是没有太多时间，二方面嘛，我认为即使强迫你牢记住每一位同学的名字，你所认识的也不过是些符号，严格说来你根本没有认识谁。”

大家都愣愣地注视着他，李国辉连忙说：

“我的意思是以后大家要同学四年，彼此熟悉的机会还多得很，用不着现在‘速成’，对不对？”

台下响起一阵笑声，可见虽在初到的陌生与羞怯当中，尚未失去幽默感。

“所以我只叫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就算了……好吧，还有谁要提名？快一点。”

“我提黄灿明！”

“好，好，黄——灿——明”转身写在黑板上，转过身来拍拍粉笔灰，笑着说：

“好，我们就由这两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做班代表……”

这时有人举手要求发言，这个男生在满场好奇的目光注视下笑嘻嘻的说：

“李学长，我有个建议，就是本班女同学也不少，我刚

刚算了一下，男女学生的比例是廿二与十八之比，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这些‘非少数民族’，我建议在增加一位女性候选人。”

这小子说话极富表情，引得一些女孩子捂着嘴暗笑，这时女生群中冒出一声“李玉芬”，引起一些爱起哄的男生纷纷鼓掌。

李国辉看着黑板上三位候选人的名字，微微笑着说：“这样好不好？我们还是先请这三位候选人再自我介绍一次，来，请李东原同学先吧！”

随着鼓掌声，我看见一位短小精悍的同学跨上讲台，大学服和黄长裤都很合身，头发比一般上过成功岭的同学稍长，脸部表情似乎只能用‘饱经风霜’四个字来形容。

“各位同学，”说着就鞠了一个四十五度的大躬，然后双手交互搓着，一副“诚惶诚恐”的神情。

“实在很不好意思，其实我实在不配出来当班代表，这个原因很多，第一点，我不是应届毕业生，今年是我第三次参加大专联考，第一年名落孙山，于是跑到建国大学去补习了一年，第二年只落个尾巴学校，直到今年才考取。在第一年暑假里我经历过很多生活方式，到过铁工厂当小工，也到过印刷厂做技工，实在噢，经历了许多许多，可能生活经验比各位稍为丰富一点。”脸上又露了一下傻笑，接着说：

“今年侥幸考上本校，喜出望外得令我三天睡不着觉，也多吃了好几碗饭。”

引起一阵轻微的哄笑。

“当然还有第二点，第三点，第N点的理由说明我不能做班代表，不过我想只讲这一点就够了，实在不敢妄想当什

么班代表，如果同学抬举我的话，只有尽全力来为大家服务。谢谢大家。”

一鞠躬下台后，随着掌声上台的是另一位候选人——黄灿明，头发短短的，一看即知是刚从成功岭下来的。

“各位同学好，我是黄灿明，炎黄子孙的黄，灿烂的灿，光明的明。嗯——今年刚从高中毕业……我想就介绍到这里，噢，对了，我并不想当班代表。”

一片哄笑以后，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，唯一的一位女性候选人上台。

似乎有点羞怯，双颊通红，站在台上好半晌没讲话，眼睛看着讲桌。台下也是一片寂静，她越害羞，我们越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等待着，突然——

“我实在没有什么才能，如果选我做班代表，恐怕只有在男生和女生吵架时，帮女孩们讲几句话，所以啊，千万不要选我。”

当然，在她一溜烟的冲下台后，掌声、叫好声几乎把屋顶都掀掉了。

不记名投票开始了，我拿着那一小方白纸不知道该投给谁，突然感觉有原子笔敲我的肩部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那位浓眉大眼，提名李东原的同学，他冲我笑笑，说：

“投给李东原吧，他的社会经验多。”

我笑了一笑，转回头来在纸上毫不犹豫的写下李东原，心想“管他呢，谁当选都一样。”

开票结果，李东原以高票当选班代表，副班代则选出了一位南部某女中的校花——李玉芬，不过这是后来才晓得她是南部一朵花。

本系是有名的狂人系，除了“男生都疯癫，女生都大方”的名声之外，什么活动都有本系的份，我们这一班也继承了光荣的传统，新鲜人乖了一阵子，马上就成为“竹城”活跃的一群，然而我们也渐渐感觉到班上的气氛有些不对劲。

本来大学教育应当是以自由、民主为特征的，本校更是标榜民主自由为校风的学校，再加上同学都是一流菁英，那种自由潇洒，不受拘束的精神更澎湃弥漫于整个校园中。但因为学生组成分子极为复杂，侨生、重考生、退役军人，甚至于少数外籍学生，背景不同，思想与观念不同，大一这年也不幸的因着李东原而搞得稍稍不愉快。

一天我睡到九点钟才起床，期中考刚过，我已开始进入“大学生活”的“轨道”。起床后看着今天的课表，两节国文和两节动物学。下午的动物实验的蚯蚓还没挖呢，不过已经拜托过同组的女孩儿带双份的，应该是不会忘记才对，大一的女孩子嘛，在这种事情上是不会耍个性的，倒是咱们男孩子应该性格一点。

口哨中换完衣服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”走出房间，房东太太大概又在厨房洗地了，我悄悄的走到街上，吐了一口气。一个人住外面有许多好处，不必住在又老又破的宿舍里，电灯、纱窗坏了也没人修，最糟的是每到十一点就要熄灯。不过住在外边也有坏处，像这位房东太太每次见到我总要唠叨半天。

心中陡地又不放心起来，万一那马子忘了给我带蚯蚓呢？还是绕到教室去“开照”一下较为保险。

走到教室正好鸣钟，教国文的陈老师手捧着书摇头晃脑地走出教室。同学们三三两两的坐在椅子上聊天，许多“睡